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四十一回 魯國公拿解來京 米吏部參謀相府

話說三位公子見後面燈火徹天，喊聲震地，說道：“不好了！追兵到了。忙將馬頭一帶，三個人一齊掣出兵器，往北門就跑。跑到城邊，祇見敵樓上坐著一位大人，率領著有二三百兵丁，在那裏盤詰奸細，你道這位大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李逢春，奉旨在那裏守城，以防走脫三家的人犯。當下三位公子一馬衝來，往城外就跑，早有兵丁上前擋住盤問。秦環猛生一計，大喝道：“瞎眼的狗才！咱們是沈太師府中的人，出城有要急的公務。休得攔住，誤了時刻！”說罷就走。眾兵要來攔時，李爺在城樓上看得分明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刻不救，更待何時？”他喝道：“你既是沈府的公幹，快報名來！”秦公子會意，就報了三個假名。李爺說道：“既有名姓，快快去罷！”一聲吩咐，眾軍閃開，三位公子催馬出城而去。正是：打破玉籠飛彩鳳，擊開金鎖走蛟龍。

按下三位公子逃出城去了不說。且言錢兵部領了鐵騎，巡到北門，會見了李逢春。見他防守十分嚴緊，下馬上城來會李逢春，說道：“如今秦雙等三家俱已拿到，祇不見了三家的兒子。為此聖上大怒，命下官到各門巡緝。”李逢春假意失驚道：“此三人是要緊的人犯，如何放他走了？是誰人去拿的。”錢來道：“是米大人同下官去拿的，卻不曾搜見蹤跡，不知年兄這裏可曾出去甚麼人？”李爺道：“下官在此防守甚嚴，凡軍民出入，俱要報名上冊，並無一個可疑之人出去，敢是往別處去了。”錢來道：“下官再往別處尋緝。”說罷，上馬而去。正是：不知魚已投滄海，還把空鉤四處尋。

話說錢來別了李逢春，領了兵馬，到各門巡了一回，並無蹤跡，回奏：“三家兒子畏罪逃走，求萬歲定奪。”天子大怒，傳旨頒行天下各處擒拿！如有隱匿者，一同治罪。沈謙領旨，隨即行文天下去了。

且言三位公子當晚逃出長安，加一鞭，跑了六七里，離城遠了，方纔勒馬歇了片刻。秦公子說道：“若不是李伯父放我們出城，已久被擒了。”徐國良說道：“我們無故的被奸人陷害，拿了全家，此讎不共戴天！雖然逃出城來，卻往那裏去好。”尉遲寶道：“咱們不若也學羅焜，佔個山頭，招軍買馬，各霸一方，倒也快活，過幾年殺上長安，一發奪了天下，省得受人挾制。”秦環說道：“不是這等講，咱們這場禍都是因羅舍親而起。昨日聞得江南總督的來文，說俺二表弟羅焜在山東登州程老伯家借了兵馬，攻打淮安，劫了府庫的錢糧，上雞爪山落草去了。咱們如今無處棲身，不如找到登州程老伯家訪問羅焜的下落，那時就有幫助了。”徐國良道：“既有這條路，就就去罷。”秦環道：“俺們爹娘坐在天牢，此去音信不通，教俺怎生放心得下？”尉遲寶道：“事到如今，祇得如此。”秦環想道：“有了！離此十里有座水雲庵，俺家姑母現藏在內，二兄可到庵裏去躲避些時。一者打聽打聽消息；二者日後我們的人馬來，也做個內應，倘若刑部監中有甚麼急事，可尋到沈府的章宏，便有法想；三者，你我三人同路不便，恐怕被人捉住，反為不美。”徐、尉二公子說道：“秦兄說得有理，咱們竟到水雲庵裏去便了。”當下秦環引路，乘著月色，一同往水雲庵而來。

且言那羅老太太，自從逃出水雲庵中，住了六個多月，每日裏憂愁煩惱。思想丈夫身陷邊關，生死未卜，又思念二位公子向兩處勾兵取救，遙遙千里，音信不通，好生傷感。又見秦環送信說：“羅焜在山東登州程老爺那裏借了人馬，攻打淮安，劫了錢糧。皇上大怒，傳旨拿各公爺治罪。”太太又悲又喜，喜的是孩兒有了信息，悲的是哥哥秦雙，同各公爺無事的受罪。太太滿腹愁腸，那晚心驚肉跳，睡也睡不著，叫老尼捧一張香案，在月下焚香禱告，念佛看經。忽聽得一聲門響，太太忙令老尼問是何人。秦環回道：“是我。”老尼認得公子聲音，忙忙開門，請他三人入內。太太問秦環道：“這二位何人？”秦公子道：“這一位是徐國良兄，這一位是尉遲寶兄，都是避罪逃走的。小侄引他來到姑母這裏暫躲一時。”太太驚道：“如今事急，如何是好。”秦環就將上項之事細說一遍，又道：“小侄聞二表弟在山東程伯父家勾兵落草，程伯父必知二表弟下落，小侄欲去投他，同表弟商議個主見，不知姑母意下如何？”太太甚喜，說道：“賢侄去找吾兒也好，祇是路途遙遠，老身放心不下。”秦環說道：“不妨。小侄騎的是龍駒，一日能行千里，回往也快。”太太道：“兒呀，你找到表弟可速速回往，免我懸望。”公子說道：“曉得。”隨即吃了飯，喂了馬的草料，收拾行李路費、乾糧等件，別了太太，辭了兩位公子，上馬連夜往登州府而來。

這秦公子的馬行得快，又是連夜走的，行了三日，已到了登州府地界。那奉旨來拿程鳳的校尉纔到半路：公子先到登州，問到鳳蓮鎮，正是日落的時候。秦環一路尋來，遠遠望見有座莊院，一帶壕溝，樹木參天，十分雄壯，便讚道：“好一座莊院！”正在觀看，猛然聽得一聲吶喊，擁出一標人馬，趕出無數的山雞、野獸，四路衝來。眾人正在追趕，忽聽得吼了一聲，山頭上跳下一隻猛虎，駭得眾人四散奔走，祇見後面一騎馬上坐著一位年少的公子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紫袍，手舉萱花斧，將那虎追趕下來，那虎被趕急了，吼的一聲，縱過山嘴，往外就跑，那人喝道：“你這孽畜，往那裏走？”拍馬趕來，掛下萱花斧，左手提弓，右手搭箭，聽的一箭射來，正中虎的後背，那虎帶箭望秦環的馬前撲來，秦環就勢掣出一對金裝鉗，照定那虎頭上雙鉗打來，祇聽得撲通一聲，那虎七孔流血，死於地下。

那小將恰好趕到秦環面前，兩下裏一望，原來是程珮，昔日在長安會過的。程珮問道：“打虎的英雄，莫不是長安秦大哥麼？”秦環仔細一看，說道：“原來就是程家兄弟！小弟特來奉拜。”程珮大喜。二人並馬而行，叫家人抬了死虎，收了圍場，一同來到莊前。下馬入內，見了程爺，行禮坐下。程爺問道：“賢侄到敝地有何貴乾？令尊大人好麼？”秦環見問，兩淚交流，便將長安大變，因羅焜擯下衣甲，被沈謙奏本拿問眾公爺之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程爺怒道：“這衣甲寶劍，委實是老夫不在家吩咐小女送的，這借兵之話，卻從何來？”程珮怒道：“等他來時，殺了校尉，反上長安，看他怎樣？”程爺喝道：“胡說！老夫到了長安，自有分辨。”秦環說道：“不是這等講，如今皇上聽信讒言，拿到京師，豈能面聖？從何辨起？老伯盡忠也就罷，祇是程兄隨去，豈不絕了程氏宗祠！”程爺道：“老夫祇知盡忠，聽天由命。”程公子急得暴跳如雷，忙到後堂同玉梅小姐商議。小姐大驚道：“不如我們躲到莊上去，再作道理。”當下程珮忙叫家人將小姐送到莊上去，把一切的細軟都收拾了，邀秦公子一同去住幾天，再來家打聽消息。程爺祇是靜候聖旨。過了幾日，程珮正同秦環來家討信，纔到書房，祇聽得一聲吆喝，眾校尉同登州府帶了人馬，將前後門俱皆圍住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